

近百年戎族概念研究述評

A Hundred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Rong* Clan in Review

姚 磊 (Yao Lei) *

戎族概念，是戎族研究的核心問題，也就是何為戎族的問題。學界對戎族概念較為系統的研究，肇始於王國維的〈鬼方昆夷獫狁考〉¹，此文為戎族概念的研究奠定了基石。繼王國維之後，梁啟超、呂思勉、錢穆、夏曾佑、楊樹達、任邱、王桐齡、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王玉哲等學者又深化了對戎族概念的研究，他們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戎乃泛稱，爭論則在戎族概念的內涵和類型上。20世紀80年代後，楊建新、韓小忙等學者延續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觀點，認為戎並非泛稱，乃單獨民族。此後，圍繞戎族概念之泛稱與否，學界展開激烈討論，列舉如下：

一、戎族是泛稱，並非單一民族稱謂

「戎」是泛稱，並非單一民族稱謂。此乃學界的傳統觀點，也一直是主流認識。由於學者們各自的視角和側重點不同，在「戎」乃泛稱這一大前提下，對戎族特徵及其稱謂內涵的認識，又可細分為以下八種觀點。

(一) 強調地域方位與戎族的關聯，認為戎族活動

地域主要分布在中國西部或西北部，可概括為「戎處西部」。

持這一觀念的學者較多。例如1934年呂思勉認為：「戎狄固以方位言，非以種族言。」前後同時出版的兩部大型辭書，分別這樣解釋「戎」：《辭海》說「戎或西戎是中原人對西北各族的泛稱之一。」《辭源》說「戎，古代泛指我國西部的少數民族。」³岑仲勉認為：「近世嘗謂夷、蠻、戎、狄字古常混用，並非專係於東、南、西、北之方向，此只是片面的看法；時代較早或較有系統之作品，固北必是狄，西必是戎。」80年代後期，田繼周認為：「殷西方的民族，有所謂西戎、氐、羌、昆夷等等。西戎是西方民族的總稱。」段連勤分析：「歷史上的戎族（亦稱西戎），並非某一民族的專稱，而是周人對居於我國西部和西北部、與周人為鄰的諸民族共同體的統稱。」90年代中期，楊東晨認為：「西戎系西北少數民族的泛稱，也是古老的部族。」近年，劉光華根據《國語·周語》和《後漢書·西羌傳》有關西征犬戎並遷戎於大原等追述，和顧炎武《日知錄》大原條的解釋，認為戎的活動地域主要在西北。⁴

* 作者為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生。

1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583。

2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36；任邱、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北京：北平文化學社，1934），頁17；楊樹達，〈積微居字說〉，《復旦學報》1947.3；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頁301；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45。

3 《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頁3090；《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1183。

4 岑仲勉，《隋唐史》（下）（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60；田繼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頁272；段連勤，〈犬戎歷史始末述〉，《民族研究》1989.5: 84-91；楊東晨，《民族史論集》（香港：國際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頁94；劉光華，《西北通史》先秦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頁196-202。

海外學者對此關注也很多，1929年法國學者葛蘭言（Granet, Marcel）認為：「西部的則被稱為戎……戎人，西邊的蠻族，穿草編的斗篷，戴荆棘編的帽子。」德國學者申茨（Alfred Schinz）則直接把戎族等同於西方部落，「西方部落變得更加斗膽，屢屢進攻，直至最後與無能的幽王取得了聯姻聯盟。他們在西元前 771 年奪取了都城，殺死幽王和他的衛隊，這就是西周的結束。」日本學者澤田動認為：「『戎』是一個用來指認當時中原人眼裡的西方、北方地區的民族人口的詞語。」美國學者 Chang Chun-shu 認為：「戎位於西部……戎大多居住在西部，陝西的西北部以及甘肅東部。」丁韞良（William A. P. Martin）認為：「那些西方的部族稱『戎』或『羌』。」⁵

對於第一種類型，學界爭論比較大，一些學者認為，戎非居西方。例如，陳夢家通過分析甲骨卜辭，認為：「戎族必在東方，戎、夷、易皆在東方渤海灣一帶。」童書業認為「戎，並不限於西方，東方、南方、北方都有戎。」史念海認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仿佛他們各據一方，不相混合。其實，他們並不是絕對有區別的四種部落。」王玉哲認為：「北方、東方的部族也可以稱戎，不獨西方為然。」晁福林認為：「戎族與後世多以西戎相稱，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戎族並不局限於西方地區。」日本學界對此問題也有著深入探討，白鳥庫吉認為：「戎是不僅僅局限於西方的民族……把戎放在西方和蠻夷並稱是沒有道理的。」平勢隆郎認為：「戎

似乎是住在從晉、周到齊的地區……狄可以說是來自北方的入侵，但戎的場合卻很難想像，他們是從中原到淮夷的地區比較穩定的狀況中……若只強調戎族從西方移動到東方的可能性，是非常牽強的。」吉本道雅認為：「北族的統稱為戎。」⁶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戎與西方聯繫起來是較晚才發生的，期間有著一個時間變化的過程。童書業認為：「春秋以後……夷、蠻、戎、狄便漸漸與東、南、西、北發生比較固定的關係了……把夷、蠻、戎、狄分配東、南、西、北的記載，最早的似乎是《墨子》書……自從戰國人有了這種看法，於是漢人就沿襲下來，《禮記》說西方曰『戎』……自從漢人這樣一寫，後人也就繼續沿襲下來了。」顧頡剛認為：「戰國以下的人總喜歡把夷、蠻、戎、狄四名分配東、南、西、北四方。他們都是把一個名詞非常確定地分配為固定的規律，好像絕對沒有疑義似的。不過從我們看來，這事卻大有磋商的餘地。」趙鐵寒認為：「以夷蠻戎狄四名，陪東南西北四方，成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專名，此種風氣，開始於春秋之時，至漢初而完成，古無是說也。」⁷

還有一種觀點值得敘述，代表人物是王暉，他認為：「儘管西周春秋時古文獻及金文中夷、蠻、戎、狄和東南西北的方國部族不一定有完全對應的關係，但相對來看，西北多稱戎狄。」⁸ 這種觀點實質上是對以上觀點的一種調和。

-
- 5 (法) 葛蘭言著，楊英譯，《中國文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80、156；(德) 阿爾弗雷德·申茨著，梅青譯，《幻方——中國古代的城市》（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頁 86；(日) 澤田動著，王慶憲等譯，《匈奴——古代遊牧國家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頁 3；Chang Chun-shu,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ation, State, and Imperialism in Early China*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pp. 294, 315；(美) 丁韞良著，沈弘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響力》（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頁 282。
- 6 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學報》1936.19: 94-95；史念海，〈西周與春秋時期華族與非華族的雜居及其地理分佈（上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1: 9-40；王玉哲，〈秦人的族源及遷徙路線〉，《歷史研究》1991.3: 32-39；晁福林，《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328；(日) 白鳥庫吉，〈周代的戎狄〉，《東洋學報》1924.2: 145-197。（論文無中譯版，文中引用均係西安外國語大學吳恒、蘭州大學王蕾譯）；(日) 平勢隆郎，〈中國古代正統的系譜〉，《第 1 回中國史學國際會議研究報告集：中國的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頁 154-155；(日) 吉本道雅，《史記·匈奴列傳》疏證——上古から冒頓単於まで，《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45 (2006): 33-83。
- 7 童書業，〈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禹貢》1937.10；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線》1980.1: 117-152；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大陸雜誌》「先秦史研究論集」（1967），頁 112-124。
- 8 王暉，〈西周蠻夷「要服」新證〉，《民族研究》2003.1: 58-69，108。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要把戎的起源和活動區域分開看，起源上現在很難確定，活動區域上可以認同美國學者顧立雅（Herlee G. Creel）的觀點「一般認為，戎和狄居住在西部和北部，（實際上）它們不僅在華夏的邊界之外，還在華夏的邊界之內（徐戎便在東部而非西部）。」⁹ 其實，戎的分佈是雜居華夏，東部、南部、北部、西部均有戎，西方只是戎的活動地區之一，而非全部。

（二）突出強調經濟形態的重要性，認為戎族的顯著特點是遊牧或畜牧，可概括為「戎以牧為業」。

例如錢穆認為：「惟其為遊牧的社會，故無上述城郭、宮室諸文物、而飲食、衣服種種與諸夏異，而成其為蠻夷戎狄。」俞偉超認為：「西戎是指起源於陝西西部至甘、青地區的一些族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和遊牧部落的統稱。」許倬雲認為：「戎狄所在，屬草原上文化。」李孟存、常金倉認為：「西周春秋時期，華夏人對我國北方的遊牧部族通稱為戎狄。」李範文認為：「戎，不是指戴甲負戈的人，而是泛指西方的遊牧民族。」陳溫菊認為：「西戎，是古代對西北各遊牧民族的統稱。」美國學者 Victoria Tin-bor Hui 認為：「遊牧民族如戎、狄。」¹⁰

把遊牧與戎族不加具體分析，就等同起來，受到學界的質疑。例如任乃強、徐中舒的觀點，就與之針鋒相對。任乃強認為：「後來進入農業社會的叫戎，而把在西海仍停滯於牧業的叫羌。」徐中舒認為：「春秋時代在楚國周圍高地上粗耕的農業部族，當時稱之為戎。」臺灣學者張其賢認為：「錢穆認為戎狄和諸夏的根本區別在於定居農業城郭生活與遊牧生活之別，這個看法可能

需要更多的保留。」¹¹

一些學者認為戎可能是一種複合經濟。如唐嘉弘認為：「古代中國境內戎狄的生產形式，很有可能是一種複合經濟，不像是遊牧社會。」武沐認為：「生活在森林草原環境中的諸多戎、狄民族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遊牧民族，只能是一種農、牧、狩獵混合型的族群。」臺灣學者杜正勝認為：「戎狄不是純粹的遊牧民族，農作在經濟生產中還占相當的比重……戎狄分散溪谷，生產方式必然與生態環境配合，或農或牧，或漁或獵是有個別性的差異的，但整體而言，他們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並且漁獵採集以補充生活資料之不足。」¹²

此外，國外學者對這個問題也有關注，並取得一定進展。美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認為：「狄與戎是一種混合經濟。」顧立雅認為：「戎和狄被稱為是遊牧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問題。似乎是這樣的，戎、狄有很多部族構成，它們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它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經是一種複合形式。」Nicola Di Cosmo 認為：「考古發現證明，遊牧社會中間也有某種程度的農業活動。遊牧民族的搶劫團夥——有時是像軍隊一樣大規模的隊伍，帶走的是牲畜和人口，而不是農產品。對傳統畜牧社會的人類學研究也表明，並非所有的被稱作遊牧族的部落都是同樣的生產基礎……戎狄中的大多數都是農人和牧人。」Chang Chun-shu 認為：「半遊牧的，被稱為戎狄。」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不能把騎馬民族全部看成遊牧民。」「山嶽地帶（長城地帶），這兒在新石器時代居住的是農主牧副的人群，進入青銅器時代，他們轉而為牧主農副，而且好從事戰爭。山嶽地帶的就

9 He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199.

10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 57；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81；許倬雲，《西周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頁 129、130；李孟存、常金倉，《晉國史綱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248；李範文，〈先秦羌戎融華考〉，《寧夏社會科學》1992.2: 2-10；陳溫菊，《先秦三晉文化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頁 36；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9。

11 任乃強，《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頁 388；徐中舒，〈巴蜀文化續論〉，《四川大學學報》1960.1: 75-117；張其賢，〈春秋時期族群概念新探〉，《政治科學論叢》2009.3: 119。

12 唐嘉弘，《中國古代民族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15；武沐，《匈奴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 18；杜正勝，〈西周封建的特質——兼論夏政商政與戎索周索〉，《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 684-685。

是早先的戎。」宮崎市定的觀點，更為獨特，他認為：「所謂『戎』的這個民族，好像是居住在城郭都市裏。」¹³

筆者認為，說戎族亦農亦牧或農牧兼營，更符合歷史情況。舒大剛《春秋少數民族分佈研究》一書，以及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一文，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可謂比較全面深入地研討了這個問題。¹⁴

（三）根據古文獻中一直將戎視為異族的記述，即以上古中原族群的認同標準，來識別戎族特徵，認為戎乃非華夏族或外國人、外來人、非周人的泛稱，可概括為「戎非華夏」。

例如饒宗頤認為：「戎狄與東夷皆泛指東西異族。」王鐘翰主張：「戎作為對所有非華夏各族的泛稱。」臺灣民族史專家劉義棠說：「戎的稱謂，往往泛指華夏或諸夏以外各族而言。」史念海研究華族與非華族居地分佈時認為：「戎則包括所謂戎、狄、蠻、夷諸部落，這些都是非華族。」王明珂反思華夏族群認同問題時總結：「戎或西戎，在春秋戰國時期是華夏民族對非我族類的稱號。」張廣志在論述西周歷史文化時認為：「蠻、夷、

戎、狄，只是以中國（中原）自居的華夏族對周邊諸族的統稱、泛指。」¹⁵

海外學者對此關注也很多，葛蘭言認為：「蠻、夷、戎、狄都是非華夏的種屬泛指，沒有什麼精確的意義。」後藤均平比較研究春秋時期的周與戎，指出有關古文獻在涉及「異族的時候，北方稱狄，也叫戎或戎狄。」五井直宏認為：「春秋時代各地混居著被稱作戎、狄的許多異族。」¹⁶

顧立雅認為：「很明顯，華夏使用戎，狄，蠻，夷作為『非華夏人』、『外國人』的廣義術語……我們有一些進一步的跡象表明，演講的戎（羌戎）或至少其中一些叫戎的，是不同於華夏人。」Mark Edward Lewis 認為：「戎，是非周人。」Nicola Di Cosmo 認為：「『戎』這一詞的『外來人』之義似乎還是毋庸置疑的。」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認為：「周朝人把他們的非漢族鄰居分成四個族群：西戎、北狄、東夷、南蠻……許多漢人同這些非漢族，尤其是戎和狄，有著經常的接觸……鄰近的非華夏族——戎族。」Chen Zhi 認為：「非華夏人如夷、狄、戎、蠻。」¹⁷

- 13 (美) 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240 頁；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p. 200；(美) Nicola Di Cosmo 著，賀嚴等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147、202；Chang Chun-shu,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ation, State, and Imperialism in Early China*, p. 315；(日)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頁 5；轉引自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378；(日) 宮崎市定著，邱添生譯，《中國史》（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 120。
- 14 舒大剛，《春秋少數民族分佈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99；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新 14 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 103。
- 15 饒宗頤，《饒宗頤 20 世紀學術文集·甲骨集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 962；王鐘翰，《中國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125；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臺北：中華書局，1982），頁 117；史念海，〈西周與春秋時期華族與非華族的雜居及其地理分佈（上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1；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 215；張廣志，《西周史與西周文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頁 240。
- 16 (法) 葛蘭言著，楊英譯，《中國文明》，頁 80；(日) 後藤均平，〈春秋時代的周與戎〉，《中國古代史研究》1960.12: 71-100。（論文無中譯版，文中引用係西安外國語大學吳恒譯）；(日) 五井直宏著，姜鎮慶等譯，《中國古代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9。
- 17 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pp.198-199；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 58；Nicola Di Cosmo 著，賀嚴等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頁 151；(美) 芮樂偉·韓森著，梁侃等譯，《開放的帝國：1600 年前的中國歷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42、43、46；Chen Zhi, "From Exclusive Xia to Inclusive Zhu-Xia: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Chinese Identity in Early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4, no. 3 (Nov. 2004)。

戎族是否為華夏，學界爭論較大，一些學者通過研究殷族、周族起源，認為殷、周也是戎族，如果殷、周屬華夏，那麼戎也應是華夏。20世紀30年代，陳夢家說：「殷人為戎，戎狄之名並非異族之名。」40年代，劉節認為：「殷人是南夷東夷的同族，周人是戎羌的同族，已經是沒有問題的。」楊寬認為：「周亦西戎……周本亦羌戎之族。」¹⁸

1949年後，徐中舒指出：「簡狄又為有娥氏之女，娥從戎，戎在西方，應即為夏族。」郭沫若認為：「可知夏民族實即戎狄。」田昌五認為：「黃帝部落為古戎狄族，是沒有問題的……夏朝的祖先也來自戎狄。」唐蘭認為：「商王朝原是戎族，商王朝最早的老祖母是有娥氏，娥即是戎。」岑仲勉認為：「得謂周人與西戎同一種族。」一些學者則直接認為戎乃炎黃後裔，如鄭士元概括說：「春秋時代的所有異族，莫不與黃帝同出一系。」劉寶才專文探討得出的結論是：「周族與西戎均源於炎黃部族，二者具有古老的因緣。」¹⁹

杜正勝有著更為獨特的觀點，他認為：「所謂戎狄也就是夏人的後裔了，可能還包括唐虞以降的部族……既是戎狄，又名曰夏，必有夏后氏苗裔為戎狄者……夏人體薦，戎狄也體薦，足見二者有深切的關係……就喪禮言，戎狄和夏人是同出一源的……所謂戎狄不僅指夏後氏之後人，陶唐虞舜的苗裔也包括在內……唯夏本戎狄的專稱，後來反被中原周民族所奪；連夏禹也改稱戎禹，就未免令人感慨之了。」²⁰

海外學者也有關注，白鳥庫吉研究周代戎狄的專文

認為：「有把蠻夷稱為外族的證據，沒有把外族稱為戎狄的證據。」Chang Chun-shu 認為：「雖然是野蠻人，在遙遠的過去，他們卻全都是同一個祖先。例如，匈奴，戎和狄被確認為來自同一血統的後裔，即偉大的夏朝的建立者。」義大利學者安東尼奧·阿馬薩里（Ammassari）認為：「推本溯源，周人一開始被稱為戎狄的戎人。這就是說，他們原非華夏人，但是到了後來，一經同化後，他們拒絕接受這一傷人的稱呼。」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認為：「正是中國人的祖先們所過的這種農業和定居的生活，把他們與那些一直過著游牧打獵生活的部落區別開來，這些游牧部落，要麼生活在陝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麼生活在淮河與長江流域的沼澤森林裡——他們大概屬於同一種族血統。沒有理由認為存在種族的差異。」²¹

筆者認為，戎與華夏是一種複雜的關係，一方面，一些戎族的起源與華夏部族有關，比如《左傳》魯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獄之裔也，毋是翦棄。」另一方面，由於戎族構成複雜，族類眾多，如果像司馬遷那樣，把戎族族源全歸於華夏，也與實際不符，正如一些學者所說：「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司馬遷的這種民族理論顯然是不科學的。我們也絕不會像譙周那樣，以書呆子氣去一一進行考實。」²²對戎族的族源及其屬性的論定，尚有待搜集新資料、發現新證據，逐步開展細緻考證。

（四）強調文化風俗對族群區分的作用，認為戎族

- 18 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學報》1936.19: 95-96；劉節，〈漢族源流初探〉，《圖書月刊》1941.3: 1-13；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7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95、148。
- 19 徐中舒，〈巴蜀文化續論〉，《四川大學學報》1960.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282；田昌五，〈古代社會形態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頁139、140；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57；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0；鄭士元，〈國史論衡：先秦至隋唐篇〉（香港：波文書局，1979），頁18；劉寶才、梁濤，〈周族與西戎〉，《人文雜誌》1997.6: 68-73。
- 20 杜正勝，〈西周封建的特質——兼論夏政商政與戎索周索〉，《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676-677。
- 21 （日）白鳥庫吉，〈周代的戎狄〉，《東洋學報》1924.2；Chang Chun-shu,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ation, State, and Imperialism in Early China*, p. 295；（義）安東尼奧·阿馬薩里著，劉儒庭等譯，〈中國古代文明——從商朝甲骨刻辭看中國上古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102；（法）勒內·格魯塞著，秦傳安譯，〈偉大的歷史：5000年中央帝國的興盛〉（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頁4。
- 22 肖黎、張大可，〈司馬遷的民族——一統思想試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3: 27-33。

的文明程度低於華夏，社會性質、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異於華夏，可概括為「戎之文明水準落後」。

例如夏曾佑在 20 世紀初編撰的，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史》教科書中說：「諸戎，不盡與中國異種，以其風俗同戎，故謂之戎耳。」40 年代，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所謂諸夏與戎狄，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黎琴南認為：「所謂『周人』、『殷人』以及『戎狄』都是生活方式不同的些部落……古人辨別夷夏完全以生活方式之特徵為依據。」²³

1949 年後，基本延續了民國時期的觀點。張政烺 1952 年的先秦史講義認為：「諸夏與戎狄之分，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別，即先進與後進的差別。」王玉哲在 1955 年發表考專文，明確指出：「春秋時戎狄觀念並不是以種性或血統為根據的，其與諸夏主要的分別，乃在社會性質與生活方式的不同。」童書業綜觀春秋時期的歷史，主張：「東戎、西戎、狄、巴等都是華夏族的近親，並非真正的異族，不過因其文化落後，以至風俗語言等都和華夏的人有不同罷了。」楊伯峻等在釐定春秋左傳專書詞條時認為：「戎，文化落後部落或民族。」田廣林研究山戎的專文指出：「戎，是我國古代華夏部族對一些落後部族的泛稱。」劉仲華專門探討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識別問題時發現：「通過血緣、地域等關係來區分華夏、夷、狄、戎、蠻，最終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們只能以文化生活的不同作為區分的標準。」臺灣學者陳槃說：「春秋時代，東西南北四邊，更有不少文化落後民族，這類民族，稱為蠻、戎、狄。」邢義田認為：「擁有燦爛文化

的周人難免逐漸看低那些文化遲滯不進的邦國，斥之為蠻夷戎狄。」杜正勝說周秦時期：「西北部族仍然保持原來的生活形態和文化，故仍然被稱為戎狄。」²⁴

海外對此也有關注，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小川琢治就認為：「這華夷底區別，以文野底區別為主，沒有就人種或民族來考慮的顯著的區別。」拉鐵摩爾的看法是：「這些部落被稱為少數民族，只因為它們改奉中國文化的時間較晚……堅持原來社會生活方式。」Shih-Tsai Chen 認為：「不應省略的很重要的一點是，所謂夷、狄、戎、或者蠻，不是種族，只是行為。在中國古代，華夏人與野蠻人的不平等主要原因是文化，而不是種族。」Chang Chun-shu 認為：「在西元前 770 到 404 年，北方各國開始稱呼他們自己為中國，北方黃河流域地區成為國土以及高度文明的夏商周文化傳承的核心地區，傳統上把該地區稱為中原，即中央平原。北方各國採納了華夏（即偉大光榮的夏）這個術語，因為他們想要通過讀音來證明他們自己是偉大的夏商周文化傳統的繼承人，並且優越於『非文明的』的南部的楚國，西部的秦國，『野蠻未開化』的位於西北的戎，北部邊界的狄。」²⁵

顧立雅的觀點更為獨特，可供借鑒。一方面他承認文化區分的標準，但另一方面，認為這種文化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

由於「戎欠文明」的看法的存在，難免就引申出了戎族乃野蠻、落後等惡意貶義。例如李亞農認為：「我們知道周族在滅殷的時候，他們還處於氏族制末期的土地固定分配階段，而他們居然鄙視戎狄，認為戎狄比自

23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161；錢穆，《國史大綱》，頁 56；黎琴南，〈西北民族與宗教問題之史的考察〉，《青年中國季刊》1940.1: 183-193。

24 張政烺，《張政烺文集·古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8；王玉哲，〈論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係〉，《南開大學學報》1955.1: 99-112；童書業，《春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30；楊伯峻、徐提，《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60；田廣林，〈山戎初探〉，《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86.2: 19-25；劉仲華，〈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識別的實質〉，《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7.3: 92-95；陳槃，《舊學舊史說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309；邢義田，《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 21；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銅器〉，《大陸雜誌》1993.5: 1-25。

25（日）小川琢治著，汪馥泉譯，〈中國古代民族底研究〉，《微音月刊》1931.5: 49-64；（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 242；Shih-Tsai Chen, "The Equality of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5 (1941), p. 650；Chang Chun-shu,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ation, State, and Imperialism in Early China*, p. 294。

己的生產力還要落後，比自己的文化還要落後，比自己還要野蠻（稱之為戎狄，正是這種看法的表現）。²⁶

這種思想對外國學者也有所影響，如《劍橋中國先秦史》指出：「戎，常譯為野蠻。」英國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認為：「戎，禽獸也，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傷及尊嚴的描述：它是將文明的概念與人性的思想相結合的思想的一部分，把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柵欄外的異在集團描畫為遙遠的徘徊於獸性邊緣的野蠻人。」美國學者 Roswell S. Britton 認為：「戎傳統上被看成是野蠻人。」德國學者羅曼·赫爾佐克（Roman Herzog）認為：「周的最初幾代還經歷了大規模的政治和文化擴張階段。當時對中原北部、西部和南部那些非開化的相鄰民族發動了猛烈的討伐。」日本學者和田清認為：「漢民族興起於黃河中游時期，它的周圍全是一些沒有開化的類族……漢族稱這些類族為戎狄蠻夷。」²⁷

與此相反，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戎族名號並非惡意或在最初沒有惡意。20 世紀 30 年代，傅斯年就認為：「蠻夷戎狄皆是國名，在初非有賤意。」顧頡剛則從文化的多樣性出發：「是則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觀者在，豈得牢守春秋時人之成見，蔑視其人為顛蒙禱味之流乎？」40 年代，楊樹達從古文字的角度指出：「西方又稱西戎，戎雖不必為西方人之本字，亦善義，非惡義也。」1949 年後，郭沫若從文字構形出發，指出：「在戎上冠以犬字或從犬之字，才是出於敵愾的惡名，和狄字、獯字與獯狁字從『犬』（即犬字變形）一樣。」劉蕙孫曾

專門探索上古族群稱謂的淵源，得到的認識是：「戎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部落之名，更無惡義。」王宗維綜考古代「西戎八國」，覺得：「如果僅僅把西戎的戎作為惡名，是不妥當的。」鄭張尚芳從音韻學的角度，認為：「戎是羌彝族群自稱的譯音，既然是自稱的譯音，最初原都不含輕蔑侮辱成份。」王和認為：「周代還出現了一個意義極其重要的觀念——華夏。在華夏的概念出現以前，戎狄蠻夷之類的稱呼本無任何貶義，不過是為區分族屬來源的不同而已。」李符桐認為：「故曰戎曰狄者，乃漢人稱之，初亦無輕蔑之意。」而王明珂的看法是：「以戎作為野蠻異族的代名詞，應是克商以後逐漸地轉變，最早戎只是指這些人群的武力化特性，而無野蠻人的含意。」丁韞良認為：「（蠻夷戎狄）這些名字的最初意義用象形文字來表達似乎是這樣的……戎人用戈來武裝自己，於是他們的武器便為『戎』這個表意詞提供了『戈』這個字元……這些名稱和方塊字或多或少都有點帶著貶義，但毫無疑問，它們的原意並不是那麼容易冒犯人的。」²⁸

顧立雅的觀點可供借鑒，既承認戎是貶義，也認為這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

筆者認為，「戎」這個稱謂，在初期應無惡意。因為在各民族的早期，文化上的高低並沒有巨大的差異。並且戎的文化水準並非十分落後，一是戎與華夏雜居，耳濡目染華夏文明。二是戎與華夏通婚，文化交流比較頻繁。三是戎的上層能夠得到良好的教育，例如魯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賦《青蠅》而退。」《史記·秦本紀》

26 李亞農，《西周與東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頁 80。

27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24. (本書無中譯版，文中引用係王欣瑜譯)；(英)馮客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 6；Roswell S. Britton, "Chinese Interstate Intercourse Before 700B.C."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1935), p. 621；(德)羅曼·赫爾佐克著，趙蓉恒譯，《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54；(日)和田清，《中國史概說》（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頁 15。

28 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183；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古史辨》第 7 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38；楊樹達，〈積微居字說〉，《復旦學報》1947.3；郭沫若，〈《敖菴銘》考釋〉，《考古》1973.2: 66-70；劉蕙孫，〈夏夷蠻貊戎狄羌越得名考源〉，《中國國古代史論叢》1981.3；王宗維，〈西戎八國考述〉，《西北歷史研究》1986 年號（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鄭張尚芳，〈蠻夷戎狄語源考〉，《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96；王和，〈再論歷史規律——兼談唯物史觀的發展問題〉，《清華大學學報》2008.1: 18-38, 159；李符桐，《李符桐論著全集》第 1 冊（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50；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221；丁韞良著，沈弘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響力》，頁 282。

載：「由於，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成爲貶義，應是春秋時期的民族衝突所引起的華夏意識增強所導致的。對此，王仲孚和王健文均有專門研究。²⁹

(五) 強調武力或軍事偏好對族群特徵的識別作用，認爲戎族的顯著特點是善戰、好戰，不斷地侵擾華夏，可概括爲「戎乃尚武好戰」。

20 世紀 20 年代，梁啓超認爲：「其商、周以來居西徼，久爲邊患者，則謂之戎。」孟世傑主張：「戎者，兵也，凡持兵器以侵盜者謂之。」40 年代，楊佩銘認爲：「戎字是由戈兩兩個字構成的，所以我們就有理由推測這以此爲名號的部族是好戰的。」楊樹達發文考證說：「古人尚武，戎字從戈從甲，古人以之名西方之人。」1949 年後，劉蕙孫專題研究認爲：「戎，也就是泛指強悍好武的民族或部落。」何光嶽的看法是：「戎族，顧名思義，即甲兵尚武的武裝集團。」王克林發文說：「戎，是長於征戰或械鬥的族群。」林澐在探討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時指出：「中原民族把非華夏血統的好戰的異族統稱爲戎。」范毓周通釋甲骨文中的戎字後，認爲：「稱爲戎當是以其尚武能戰故。」《羌族通史》的作者耿少將說：「西戎用於一個民族集團的稱號，就是重兵尚武，爭強好勝的西部人群的意思，也可以稱之爲西部武裝化的人群。」Nicola Di Cosmo 認爲：「『戎』這一術語在中國的文獻中常常用來指好戰的外族人。其一般含義總是關涉到『戰的』、『軍事的』、『戰爭』、『武器』等意義。」³⁰

對於戎族是否好戰、侵犯華夏，美國學者拉鐵摩爾

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認爲並非是戎族在侵犯華夏，應該是華夏在侵犯戎族，「一個自命爲文明的民族，雖然事實上是在侵略一個落後的民族，但仍說自己不過是鞏固自身的地位」。筆者認爲，戎與華夏發生戰爭的因素比較複雜，不能全歸於戎族的好戰，其族眾也並非都好戰。上古諸夏族群開疆拓土、驅逐戎族的因素，不應被忽略。

(六) 強調政治關係對區分族群的作用，指出在古文獻裡，總是將與中原敵對者稱爲戎，可概括爲「戎非順族」。

20 世紀 30 年代，顧頡剛撰文認爲：「夫戎與華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權與否，乃析分爲二。」1949 年後，沈長雲認爲：「『戎』是『中國之人』對敵對異姓部族的泛稱。『戎，兵也』。古代部族之爭，多以兵戎相見，故稱異族爲戎。」「所謂夷、戎、蠻的稱呼，最初都主要是指不在諸夏政治聯盟之內，或與諸夏在政治軍事上對立的各個國族。」陳連開指出：「周出於商人眼中的羌，且與羌姓世爲婚姻，諱言羌，故稱西部與之爲敵者爲戎。」朱鳳瀚指導、辛迪撰寫的博士論文考證認爲：「西周時期戎所包含的人群均是與周敵對的少數族。」李峰說：「戎這個字又具有更爲廣泛的含義。它並不局限於獫狁或者犬戎，而是同時可以指代西周國家邊境之外的其他任何敵對勢力組織。」Nicola Di Cosmo 認爲：「很清楚，早期中國人關於外族的概念，除了以他們所在的位置予以確定，把南方的稱爲蠻，東方的稱爲夷，西方的稱戎，北方的稱狄以外，另一方面的構架就是將蠻和夷堅實地歸類於『聯合的』或『同化的』的外族，而將

29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192；王仲孚，〈試論春秋時代的諸夏意識〉，《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王健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新史學》16.4(2004.4): 195-219。

30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頁 3224；孟世傑，〈戎狄蠻夷考〉，轉引自《少數民族史論文選集》（1964），頁 112-130；楊佩銘，〈釋戎〉，《邊疆人文》1947.4: 42-45；楊樹達，〈積微居字說〉，《復旦學報》1947.3；劉蕙孫，〈夏夷蠻貊戎狄羌越得名考源〉，《中國國古代史論叢》1981.3；何光嶽，《氏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 1；王克林，〈戎狄文化探索〉（上），《文物世界》2002.3: 9-11；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新 14 期，頁 109；范毓周，〈甲骨文戎字通釋〉，《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耿少將，《羌族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8；Nicola Di Cosmo 著，賀嚴等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頁 151。

戎和狄視作異化的、充滿敵意的外族。」³¹

王明珂認為戎狄是敵人代稱，與事實不符，是由於後人的「記憶落差」導致的。筆者認為，把敵對勢力稱呼為戎，應是特殊情況，並非普遍。即使戎族與中原諸夏結盟之時，仍然以「戎」稱，並未見被改或自改其稱謂者。例如：「魯隱公二年，公及戎盟於唐」，「魯桓公二年，公及戎盟於唐」，「魯文公八年，公子遂會洛戎盟於暴。」³²

(七) 認為語言是區分族群及其特徵的主要因素，於是借助於音韻學方法，用藏語、羌語、古音來解釋「戎」，並梳理戎族特徵，可概括為「釋戎在音」。

例如 1937 年莊學本認為：「戎藏語稱做嘉戎 (Gyarong)，他們自稱也是嘉戎，意思是鄰近漢人的民族。」近年，尕藏才旦強調：「從漢文史料中跳出來，按辭海中所言西方之種族方位到青藏高原去尋找戎的準確含義，戎的特定涵義溫暖低谷、河谷，以種植糧食為主的農區，戎人即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住在谷地、河谷，種糧的人。」藏族第一位人類學博士格勒認為：「嘉戎藏文寫作 rgyalrong。其中 rong 即河谷之意。」任乃強從羌語角度出發，考證說：「戎字也是從羌語造出的。羌語中，適於耕種的河谷叫戎，羌族居住在隴西的，既樂於從事農業，就必然入居河谷，並發展成為定居族落，所以牧民稱之為戎。殷代人因其音而造戎字，以與羌族相區別。」徐中舒曾經從古音著手，考證指出：「戎族之戎，也當與崇或庸有關。古音戎庸崇嵩崧並在東部，而廣韻東韻城嵩崧三字又並讀『息弓切。』古代形聲聲系

並無統一的標準讀音，因此聲系偏旁相同之字，隨地異讀，惟嵩崧城為地名、人名，在口語中尚能保持較原始的音讀。據此言之，古代戎之讀音必更與崇為近。因此戎族的名稱，即當出於崇或庸。」周書燦等認同此說。趙鐵寒認為：「《說文》：『戎，兵也』各家依此義解之。其說迂迴曲折，殆非古意。應劭《風俗通》云：『戎者凶也』戎凶疊韻，此從聲，以凶字說之，似較從兵引申之義為勝。」³³

筆者認為，借助於音韻學解釋「戎」，用語言識別戎族特徵，可謂獨闢蹊徑，自可成一家之言。然則，由於語音流傳的特殊性與複雜性，以及精通音韻學的日漸減少，以致學界回應和探討這種觀點者也就比較少。

(八) 突出特點是融匯，同時相容上述戎族特徵中的某兩點或兩點以上，或增添若干新看法，來概括戎族特徵或「戎」的所指。

最早的要數王國維的〈鬼方昆夷獫狁考〉，採用從源而流的考察方法，概括指出：「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獫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錢穆曾經說：「所謂蠻、夷、戎、狄，其重要的分別，不外兩個標準：一、他的生活方式不同，非農業

31 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古史辨》第 7 冊下，頁 138；沈長雲，〈元氏銅器銘文補說〉，《邢臺歷史文化論叢》（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頁 115；沈長雲，《先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153；陳連開，〈夏商時期的氐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4: 28-31；辛迪，〈兩周戎狄考〉（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6），頁 32；（美）李峰著，徐峰譯，《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66；Nicola Di Cosmo 著，賀嚴等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頁 119。（翻譯者把「戎和狄視作異化的、充滿敵意的外族」一句中的「戎」翻譯為「夷」，是錯誤的。原書為「It is clear, then, that in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 of foreign peoples, besides identify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location, which placed the Man to the south, the Yi to the east, the Jung to the west and the Ti to the north, another structure existed that consistently categorized the Man and the Yi as "allied" or "assimilated" foreigners, and the Jung and Ti as outer, non-assimilated, and hostile foreigners.» (Di Cosmo, Nicola,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96.]) 翻譯者錯誤的把「Jung」翻譯成了「夷」，「夷」英文作「Yi」或「I」，英文「Jung」乃「戎」）

32 《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0、84、565。

33 莊學本，《羌戎考察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1937），頁 80；尕藏才旦，〈古戎族與今藏族族源考略〉，《甘肅民族研究》2003.4: 54-57；格勒，《藏學、人類學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 64；任乃強，《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頁 389；徐中舒，〈巴蜀文化續論〉，《四川大學學報》1960.1；周書燦，〈戎夏——源說續論〉，《中州學刊》2011.5: 176-179；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大陸雜誌》1955.2。

社會，又非城市國家。二、因其未參加和平同盟，自居於侵略國的地位。」齊文心 1979 年發文認為：「我國西北地方有一支遊牧民族，性格強悍，勇猛善戰，時常向內地進犯，史書上稱之為戎。」冉光榮認為：「戎或西戎乃是華夏族對西方一些不同族源而經濟發展水準又大致相同的部落或部落集團的統稱。」近年，張其賢專門探討春秋時期的族群概念時，梳理指出：「戎的第一種意涵是外人。這種外人的居住地不限於西方，而是分布在各地。戎的第二種意涵，是文化落後之人或地位次於諸夏之人。戎在春秋史料中的第三種意涵，是人群之名。」³⁴

這種綜合釋戎法，一旦其中一點被認為不符合實際，就會降低其可信度。以王國維的說法為例，就一直受到學者的質疑。如錢穆早在 1931 年就說：「王氏推論不免多誤」，夏劍丞認為：「近人王國維以鬼方為狄……古之獯粥、漢之匈奴，皆其同種……係為臆說。」1956 年陳夢家認為：「王國維的《鬼方考》……受到了《五帝本紀索隱》的暗示……這種混同，是不對的。」80 年代以來，岑仲勉猜測：「王國維知其妄矣。」孫森指出：「王國維關於鬼方的考證……未必可靠，從已發現的考古資料中，還得不出鬼方—獯粥—匈奴為一族的結論。」楊建新認為：「王國維說法主觀推斷的成分也太多了。」趙世超認為：「王國維〈鬼方昆夷獯粥考〉謂鬼方、薰育、昆夷、戎狄、匈奴統為一族，這種看法恐也與事實有違。近年，在王氏所說的範圍內，發現出來的考古學文化類型複雜，已昭示其民族成份並不單純，況且，先秦民族正在形成過程中，把散處於如此廣大地區內的各部說成是出於同源，情理上又難為人所接受。」羅琨認為：「（對王國維）質疑並非沒有道理，今天我們可以結合考古學的成果梳理探索周邊民族形成脈絡，研究古代民族發展的歷史，認識前人記載的訛誤。例如現在知道

『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的周邊民族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北方草原民族，二是西戎牧羊人古羌族。」劉學銚認為：「不過王靜安氏認為古時在諸夏之北、西之民族，俱為後世之匈奴，此項認定，不無商榷餘地。」³⁵

縱觀廣義戎族歷史，王國維認為「戎」是「以中國之稱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其實是如實高論。可是他說：商周之際的鬼方、混夷、獯鬻，屬於同族；至西周後期，名之為獯鬻；春秋時期，開始以「戎」相稱。即：鬼方、混夷、獯鬻、獯鬻和戎，是一脈相承的同一族群，對於這個說法，學界多有質疑是難免的。

二、戎族非泛稱，是單一民族之專名

20 世紀 20 年代，白鳥庫吉認為：「戎狄蠻夷的稱謂從一開始並不是稱呼異族的泛稱，他們必定是稱呼居住在特定場所、特定部落的民族。」也就是認為：「戎」並非泛稱，是單一民族之專名。這種觀點，其實可追溯到清代著名學者崔述，他根據先秦典籍分析認為：「蓋蠻夷乃四方之總稱，而戎狄則蠻夷種類部落之號……『戎』『狄』為國名，而『蠻』『夷』乃其通稱。」³⁶

20 世紀 80 年代，楊建新論述：「戎是活躍於我國西周、春秋時期的一個單獨的民族共同體……戎與狄是並見於史籍上的不同族，把戎與獯鬻、狄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戎與羌雖然都活動於西方，但他們也不是一個民族……我們不能因為後來的古籍中把戎當成西北少數民族的泛稱，而否定在西周、春秋時期，戎作為一個單獨的民族確實存在過的事實。」並認為戎後來成為泛稱，是有著一個變化的過程，「到了漢代，戎、狄的強盛時代都過去了，他們的名稱在人們的頭腦中似乎已無實質性的區別，於是，當時的歷史家在記敘西周、春秋

34 王國維，《觀堂集林》，頁 583；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頁 42、43；齊文心，〈殷代的奴隸監獄和奴隸暴動——兼甲骨文中「圉」、「戎」二字用法的分析〉，《中國史研究》1979.1: 64-76；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頁 37；張其賢，〈春秋時期族群概念新探〉，《政治科學論叢》39（2009.3）：114-116。

35 錢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1931.10；夏劍丞，〈西戎考〉，《東方文化》1942.3: 52-66；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275；岑仲勉，《隋唐史》（下），頁 461；孫森，《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614；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頁 7；趙世超，《周代國野制度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48；羅琨，《商代戰爭與軍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08；劉學銚，《匈奴史論》（臺北：南天書局，1987），頁 6。

36 白鳥庫吉，〈周代的戎狄〉，《東洋學報》1924.2；（清）崔述，《豐鎬考信別錄》卷 3（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頁 45、46。

的歷史時，或戎狄合稱，或以戎當狄的情況就更多了……到《史記》成書時代，由於戎作為一個民族早已不存在，狄在當時也勢微力薄，戎族的稱謂，就成了對西北少數民族的一種泛稱。」³⁷

後來，韓小忙說：「一些人認為西戎是西方民族的泛稱，而非一個實體民族。現在看來是不對的，戎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分許多支系或部落。」《甘肅省志》第70卷《民族志》認為：「西戎或戎這一稱謂，在戰國以後的許多著述中，被逐漸當作西部各族的泛稱，有的甚至把戎作為除漢族以外所有民族的泛稱。但在戰國以前，西戎或戎確實是一個單獨存在過的古代民族。」孫功達則推測：「戎族可能是羌族的一支，是較早接受中原文化的一支羌族，至殷商時期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單獨的民族。」李吉和認為：「戎在最初有可能是一個由不同部落構成的族群，處在民族形成的初級階段。但族群不是一成不變的，他有變化、發展的過程，至遲到周末，戎已經形成爲一個民族了。」³⁸

「戎」曾經是單一民族之專名，此說從民族稱謂演變出發，辨別戎與其他民族的區別；從歷史變遷出發，辨別後代與前代在族群意識上的差異。打破常規，自可成一家之言。然此說還有待逐步完善，不足之處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 解釋不詳細，不深入。此說雖解釋戎狄的差別，卻沒有解釋戎與蠻、戎與夷的差別。顧頡剛曾考證，除「戎」、「狄」可互用外，「狄」與「蠻」、「戎」與「夷」也可互用，還認為「戎之與狄雖似二族，但古人並沒有這般嚴格的分別。」童書業認為：「夷、蠻、戎、狄四名之意義實近似，非有大異。崔氏狃於『禹貢』『堯

典』之名號，故有不達之結論，實則不可信也。」趙鐵寒認為：「戎狄蠻夷四名，爲泛指異族之通稱，並無嚴格之分際與特殊意義。」³⁹如果這些都可以互通互用，且無大異，無特殊意義，戎族何以爲單獨民族？

(二) 戎族是單獨民族，欠缺理論支持。戎族組成繁雜，分散各地，互相之間差異較大，經濟形態也是多種多樣，社會組織上有的已建立政權，有的還處於氏族社會，語言文化上也各不相同。是故，戎族是單獨民族，很難讓人信服。王宗維因此認為：「作爲一個民族，應該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共同的文化和思想意識，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交通極不發達，相互交往十分困難，又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爲相互交往提供條件，要在這樣遼闊的土地上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戰國時期的文獻中，這些戎部也沒有共同的語言、經濟聯繫，還是自成部落，各自發展的，因而就無法形成爲一個強大的民族。」劉光華也提出疑問：「判定戎是單獨民族，是因爲他們都居住在西部，還是因爲他們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生活？看來什麼都不是。」⁴⁰

(三) 究竟誰是戎族，眾說紛紜，至今難以論定。學界近百年圍繞這一課題的紛爭，足以讓這個看似很小的問題成爲一個大問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樣，有的學者認為殷、周是戎族，有的學者認為夏禹也是戎族，此外，蒙文通還認為：「秦爲戎族」，「知長狄即戎也。」趙鐵寒認為：「狄即戎也。」顧頡剛爲此感歎：「我們現在要作細密的分析，使得這一族不爲那一族所混淆，幾乎成爲不可想像的事。」⁴¹

37 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頁3-7。

38 韓小忙，〈獯狁與戎考論〉，《漢學研究》14:2(1996.12): 91-102；甘肅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甘肅省志》第70卷《民族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頁64；孫功達，《氏族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頁50；李吉和，《中國西北少數民族通史》先秦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頁228。

39 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線》1980.1；童書業，《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52；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大陸雜誌》1955.2。

40 王宗維，〈西戎八國考述〉，《西北歷史研究》1986年號；劉光華，《秦漢西北史地叢稿》（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頁321。

41 《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27；蒙文通，〈秦爲戎族考〉，《禹貢》1937.7: 17；蒙文通，〈赤狄白狄東侵考〉，《禹貢》1937.1-3: 67-87；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大陸雜誌》1955.2；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線》1980.1。

三、其他說法

除了上述針鋒相對的「泛稱說」和「專名說」，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獻中陸續出現的「戎」，泛稱與否，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持這一立場的學者，主要有唐嘉弘等，他概括說：「從泛稱到專稱，從共名到專名，有一歷史過程。同時，還有一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問題，如果完全把先秦史上的戎、狄、夷、蠻當作泛稱，對一些史跡將無法解釋，相反，如果完全把他們看為專稱，不是泛名，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至於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唐嘉弘認為主要是當時社會「族稱界限不嚴，交互滲透，和自我意識不強。」⁴²

有的學者認為，戎族成為泛稱有著一個變化的過程。持這一立場的主要是王宗維，他認為：「戎原來可能也有一個實體，大概是一個小的部落，西周後期開始變為泛稱，把許多不同語言的部落都稱戎。春秋時四夷之說盛行，於是西戎就成了西方各少數民族的泛稱了。」⁴³

有的學者，用狹義與廣義兩個角度，來定義戎族概念，此觀點獨立於「泛稱說」與「專名說」之外，但又汲取融合了這兩種說法的可取之處，持這一立場的主要是舒大剛等人。舒大剛認為：「廣義的戎概指西方各民族，其中至少包含戎、羌、氐三個民族系統；狹義的戎，系指來源於西北地方的戎族。但不論是廣義的戎，還是狹義的戎，都包容著不同的族類和種落。」⁴⁴另外，近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 21 世紀》大學歷史專業中國通史教材，也使用了這樣的方法，認為：「殷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作為族稱的戎字，所指很不確定。廣義的用法，無非是非華夏族的概稱而已。春秋戰國比較有確定含義的用法是以西戎指氐羌各族。」⁴⁵

筆者認為用狹義與廣義的方法去定義戎族是不合適

的，因為廣義的戎相對較好理解，然而狹義的戎卻是難以把握的，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不能精確。

有些海外學者，則採取了更為模糊的概念，例如 Mark Edward Lewis 認為：「戎和狄是指主要生活在中國北方在山區的民族。」《劍橋中國先秦史》認為：「戎似乎是指幾組分散在北部山區，尤其是今天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非周民族。」之所以如此模糊用語，是因為他們認為：「戎的名稱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改變，並且他們來源不同，所以是不可能清晰的確定他們的種族或文化的起源。」⁴⁶

四、結 論

綜上，對於戎概念學界爭論很大，現在還難以拿出一個讓學界認可的、科學的戎概念，如果從 8 個概念類型的角度去定義戎，戎即成為了西方、非華夏、游牧、不文明、好戰、敵對者的族群。這樣既顯得很繁雜，又進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即如何解釋史書記載的非西方、華夏、農耕、文明、和善的戎？如果從單稱的角度去定義戎，既欠缺理論支持，又與史書所載有一定衝突。如果從狹義、廣義的角度去定義戎，狹義的戎卻很難指出。如果按照《劍橋中國先秦史》所採用的模糊的方法去定義戎，也會產生矛盾，如何解釋史書記載的不在山區，不在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戎？由此，戎概念界定進入了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卻難以服眾的「尷尬」情形。

依筆者看來，戎概念有著一個由小變大，再有大變小的歷史過程，「由小變大」指戎從小部族成為異族統稱的歷史過程。「有大變小」是指戎逐漸退居西部成為「西戎」的歷史過程。

42 唐嘉弘，《中國古代民族研究》，頁 3-4。

43 王宗維，〈西戎八國考述〉，《西北歷史研究》1986 年號。

44 舒大剛，《春秋少數民族分佈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103。

45 張豈之主編，劉寶才、錢遜、周蘇平編著，《中國歷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頁 239。

46 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 60;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C.*, p. 549.